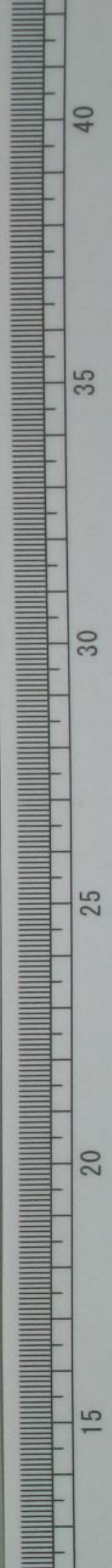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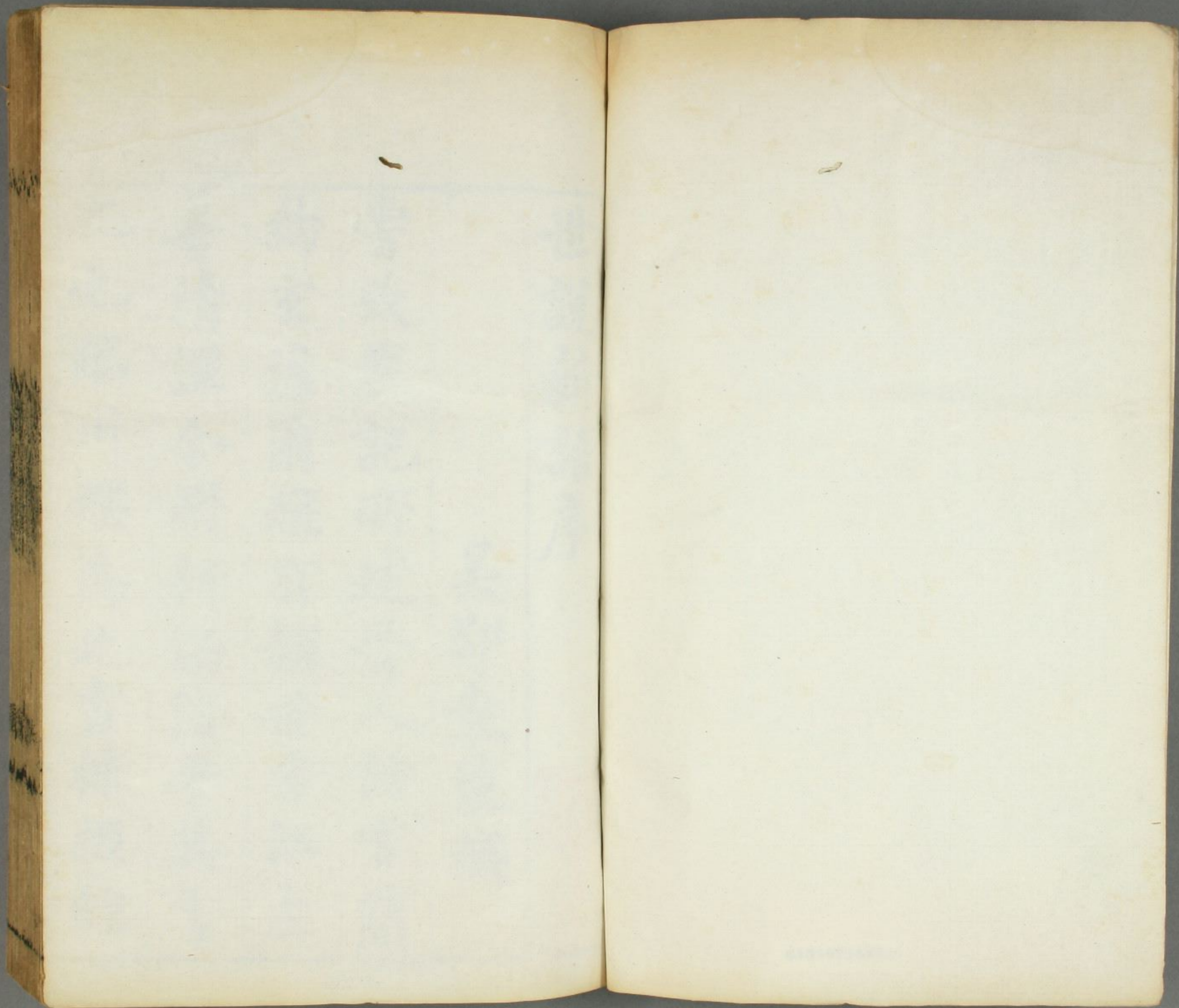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311
1



文庫11
D 311
/

010190568364



世說新語序

吳郡袁粲撰

嘗攷載記所述晉人話言簡
約玄澹爾雅有韻世言江左
善清譚今閱新語信乎其言
之也臨川撰為此書採掇綜



叙明暢不繁孝標所注能收
錄諸家小史分釋其義詰訓
之賞見於高似孫緯畧余家
藏宋本是放翁校刊本謝湖
躬耕之暇手披心寄自謂可
觀爰付梓人傳之同好因嘆
昔人論司馬氏之祚亡於清
譚斯言也無乃過甚矣乎竹
林之儔希慕沂樂蘭亭之集
咏歌堯風陶荊州之勤敏謝
東山之恬鎮解莊易則輔嗣
平叔擅其宗析梵言則道林

法深領其乘或詞冷而趣遠
或事瑣而意奧風旨各殊人
有興託王茂弘祖士雅之流
才通氣峻心翼王室又斑斑
載諸冊簡是可非之者哉詩
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余以瑯琊王之渡江諸賢弘
贊之力為多非強說也夫諸
晤言率遇滌裁遂為終身品
目故類以標格相高玄虛成
習一時雅尚有東京厨俊之
流風焉然曠達拓落濫觴莫

七言華言
極取譏世教撫卷惜之此於
諸賢不無遺憾焉耳矣刻成
序之嘉靖乙未歲立秋日也
皆

萬曆己酉春周氏博古堂刊
序畢

世說新語目錄

上卷上

德行

言語

上卷下

政事

文學

中卷上

方正

雅量

識鑒

中卷下

賞譽

品藻

世說新語目錄

規箴

夙悟

下卷上

容止

企羨

棲逸

術解

寵禮

簡傲

下卷下

排調

假譎

儉嗇

忿狷

尤悔

惑溺

捷悟

豪爽

自新

傷逝

賢媛

巧藝

任誕

輕詆

黜免

汰侈

讒險

紕漏

仇隙

世說新語目錄

宋臨川王義慶采擷漢晉以來佳事佳話為世說新語極為精絕而猶未為奇也梁劉孝標注此書引援詳確有不言之妙如引漢魏吳諸史及子傳地理之書皆不必言只如晉氏一朝史及晉諸公列傳譜錄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於正史之外紀載特詳聞見未接寔為注書之法

右見高氏緝略

毛氏金亭

世說新語卷上之上

宋臨川王義慶撰

梁劉孝標注

德行第一

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

之志汝南先賢傳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有室

桓之末闞豎用事外戚豪橫及拜太傅與大將軍竇武謀誅宦官反為所害為豫章太守

海內先賢傳曰蕃為尚書以忠正忤貴戚不得在臺遷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

在欲先看之謝承後漢書曰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

辟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弔常預炙雞一隻以綿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綿斗米



飯白茅為藉以雞置前爵世宗皇帝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

酒畢留謂即去不見喪主許叔重曰商容

解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間席不暇煨殷之賢人老子

師也車上袁宏漢紀曰蕃在豫吾之禮賢有何不可章為釋獨設一榻去

則懸之見禮如此周子居常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

生矣子居別見與略曰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時

論者咸云顏子復生而族出孤鄙父為牛醫賴

川荀季和執憲乎曰足下吾師範也後見袁奉高曰

卿國有顏子寧知之乎奉高曰卿見吾叔度邪戴良

少所服下見憲則自降薄悵然若有所失母問汝何

不樂乎復從牛醫兒所來邪良曰瞻之在前忽焉在

後所謂良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太

原介休人泰少孤年二十

行學至城阜屈伯珍精廬之食水不蓋形而處約味

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

林宗者也及卒蔡伯喈為作碑曰吾為人作銘未嘗

不有慚容唯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有道君子

微泰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辭以

疾汝南先賢傳曰袁宏字奉高慎陽人友黃叔度於

童齒薦陳仲舉於車不停軌驚不輟輒請黃叔度乃

家巷辟大尉掾卒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

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泰別傳曰

之泰曰奉高之器譬言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

已任薛瑩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抗志

清妙有文武雋才遷司隸校尉為黨事自殺

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為登龍門三秦記曰龍

門一名河津

去長安九百里水懸絕龜魚之屬莫能上上則化為龍矣

李元禮嘗歎荀淑鍾皓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和穎川潁陰人也所拔韋謁芻牧

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為英彥舉方正補朗陵侯相所在流化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父祖至德著名

誥高風承世除林慮長不之官人位不足天爵有餘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

德可師海內先賢傳曰潁川先輩為海內所師者定此三君常言荀君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陳寔傳曰寔字仲弓潁川許昌人為閭喜

令太丘長乃使元方將車先賢行狀曰陳寔字元方寔長子也至德絕俗與寔

風化宣流乃使元方將車高名並著而弟謙又配之每宰府辟季方持杖後從

長文尚小載箬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

餘六龍下食張璠漢紀曰潁川有八子儉則靖熹注爽

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為高陽里時人號曰入龍文若亦小坐箬前于時

太史奏真人東行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

奏五百里賢人聚

客有問陳季方海內先賢傳曰陳諶字季方寔少子也才識博達司空掾公車徵不就

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

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

測之深上為甘露所霑下為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

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魏書曰陳羣字長文祖寔嘗謂宗人曰此兒必興吾宗及

長有識度其與季方子孝先陳氏譜曰諶子忠字孝先州辟不就各論

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為

兄季方難為弟一作元方難為弟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荀氏家傳曰巨伯漢桓帝時值

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

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

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

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

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

而還一郡並獲全

華歆遇子弟甚歡雖閒室之內嚴若朝此魏志曰歆字子魚平原人

原高唐人魏略曰靈帝時與北海郡平原管寧俱遊學

相善時號三人為一龍龍謂歆為龍頭寧為龍腹原為龍尾

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

熙之軌焉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傳子曰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齊相

後也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

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

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魏略曰寧少恬靜常笑邪

原華子魚有仕宦意及歆為司徒上書讓寧

寧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耳

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魏書曰朗字景興歆蜡日禮

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索也歲十二月合

聚萬物而索饗之五經要義曰三代名臘夏曰嘉平

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晉博士張亮議曰蜡者合聚百物索饗之歲終休老息民也臘者祭宗廟五祀傳曰臘接也祭則新故交接也秦嘗集子姪燕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王隱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累遷司空而為趙王倫所害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尚寬何為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

邪遂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華嶠譜叙曰漢室方亂乃與同志士鄭太等六七人避世自武關山道遇一夫獨行願得與俱皆哀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在危險中禍福未可知也今無故受之不

知其義若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率與俱行此大俱矣棄之不義卒共還山出之而後別

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晉諸公贊曰祥字休徵琅琊娶高平薛氏生祥繼室以廬江朱氏生覽晉陽秋曰後母數譖祥屢以非理使祥弟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婦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方盛寒冰凍母欲生魚祥解衣將剖冰求之會有處冰小解魚出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庭中有一鼠一夜風雨大至祥抱泣至曉母見之惻然祥嘗在別林眠母自往闔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

文字疑誤考
改正

世說新語卷之三

五

請死母於是感悟愛之如已子虞預晉書曰祥以後

六十刺史呂虔檄為別駕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寔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累遷太保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

否人物魏書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第二子也魏氏春秋曰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阮瑀子

也宏達不羈不拘禮俗兖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愧歎之自以不能測也口不論事自

然高邁李康家誠曰昔嘗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

何患不治乎並受認上顧謂吾等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復問吾對曰清

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上曰卿言得之矣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

尚書董仲達僕射王公仲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

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

王戎云與嵇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康集

康字叔夜譙國鉅人王隱晉書曰嵇本姓溪其先避怨徙上虞移譙國鉅縣以出自會稽取國一支音同

本奚焉虞預晉書曰鉅有嵇山家於其側因氏焉康別傳曰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

顏所知王濬冲在襄城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朱顏此亦方中之美範人倫之勝業也文章叙錄曰康以

魏長樂亭主婿遷郎中拜中散大夫

王戎和嶠同時遭大喪俱以孝稱王維骨支牀和哭

泣備禮晉諸公贊曰戎字濬冲琅邪人太保祥宗族也文皇帝輔政鍾會薦之曰裴楷清通王戎

簡要即俱辟為掾晉踐阼累遷荊州刺史以平吳功封安豐侯晉陽秋曰戎為豫州刺史遭母憂性至孝

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棊奕而容貌毀悴杖而後起時汝南和嶠亦名士也以禮法自持處大憂量米

而食然顛顛哀武帝謂劉仲雄曰王隱晉書曰劉毅毀不逮戎也

武帝謂劉仲雄曰字仲雄東萊掖人

漢城陽景王後也亮直清方見有不善必評論之王公大人望風憚之僑居陽平太守杜恕致為功曹沙汰郡吏三百餘人三魏命曰但聞劉功卿數省王和曹不聞杜府君累遷尚書司隸校尉

不聞和哀苦過禮使人憂之仲雄曰和嶠雖備禮神氣不損王戎雖不備禮而哀毀骨立臣以和嶠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應憂嶠而應憂戎晉陽秋曰世祖及時談以此貴戎也

梁王趙王朱鳳晉書曰宣帝張夫人生梁孝王形字子徽位至太宰桓夫人生趙王倫字子嬰

位至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晉諸公贊曰裴楷人司空秀之從弟也父徽冀州刺史有俊識楷特精易義累遷河南尹中書令卒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血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

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已取與任心而勳毀譽雖至處之晏然皆此類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中清遠將無以德掩其言晉陽秋曰祥少有美德行

王安豐遭艱至性過人裴令往弔之曰若使一慟果能傷人濬冲必不免滅性之譏曲禮曰居喪之禮毀

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孝經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也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世語曰渾字長原

州刺史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虞預晉書曰戎由是顯名

劉道真嘗為徒

晉百官名曰劉寶字道真高平人徒罪役作者扶風王駿預

晉書曰駿字子臧宣帝第十子好學至孝晉諸公贊曰駿八歲為散騎常侍侍魏齊王講晉受禪封扶風王鎮關中為政最美薨贈武王西士思之以五百

疋布贖之既而用為從事中郎當時以為美事

王平子胡毋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為達或有裸體者

晉諸公贊曰王澄字平子有達識荆州刺史永嘉流人名曰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湘州刺史王隱晉書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緝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樂廣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也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也

郗公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餓鄉人以公名德傳

共飴之公常攜兄子邁及外生周翼二小兒往食鄉

人曰各自饑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

所存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箸兩頰邊還吐與二兒

後並得存同過江郗鑒別傳曰鑒字道微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郗慮後也少有體

正軀思經籍以儒雅著名永嘉末天下大亂饑饉相

望冠帶以下皆割已之資供鑒元皇徵為領軍遷同

空太尉中興書曰鑒兄子邁字思郗公亡翼為剡縣

解職歸席苦於公靈牀頭心喪終三年周氏譜曰翼

人祖奕上谷太守父優車騎咨議歷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多人有欲炙之色因輟

已施焉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

乃甫

者乎。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已問其

所以乃受炙人也。文士傳曰：榮字彥先，吳郡人。其先

遂氏焉。世為吳著姓。大父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

榮少朗俊，機警風穎，標徹歷廷。尉正曾在省，與同僚

共飲，見行炙者有異於常僕，乃割炙以噉之。後趙王

倫篡位，其子為中領軍，逼用榮為長史。及倫誅，榮亦

被執，凡受戮等輩十有餘人。或有救榮者，問其故曰：

榮省中受炙，臣也。榮乃悟而歎曰：『一餐之惠，恩今不

忘，古人豈虛言哉？』

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為母炊爨作食。王隱晉

書曰：祖

納字士言，范陽道人。九世孝廉，納諸母三兄，最治行

操，能清言。歷太子中庶子、廷尉卿。曰：地江南溫嶠薦

為光祿。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為中郎

大夫。又別傳曰：又字叔元，琅邪臨沂人。時蜀新平，二將

事平北將軍，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

亦何必輕於五段之皮邪？』楚國先賢傳曰：『百里奚字

大夫，晉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諫而不聽，奚乃去之，說

苑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驢於虞，諸賈人買百里奚以

五羊皮，穆公觀，蓋怪其牛肥，問其故，對曰：『飲食以時，

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孫支

讓其卿位，號曰五段大夫。

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永嘉流人

康時陳留尉氏人也。祖父和，故安令。父震，司空。鎮字

空長，史中興書曰：鎮清約寡欲，所在有異績。王丞相

往看之，丞相別傳曰：王導字茂弘，琅邪人。祖覽，以德

樂道，未嘗以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

風塵，經懷也。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

殆無復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啓用為吳

興郡

晉陽秋曰胡威字伯虎淮南人父質以忠清顯

一匹威跪曰大人清高於何得此質曰是吾奉祿之

餘故以為汝糧耳威受而去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

爨炊食畢復隨旅進道質帳下都督陰齎糧要之因

與為伴每事相助經營之又進少飯威疑之密誘問

之乃知都督也謝而遣之後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

除其吏名父子清慎如此及威為徐州世祖賜見與

論邊事及平生帝歎其父清因謂威曰卿清孰與父

對曰臣清不如也帝曰何以為勝汝邪對曰臣父清

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知遠矣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已子全弟子

晉陽秋曰攸字伯道平陽襄陵

人七歲喪父母及祖父母持重九年性清慎平簡鄧

粲晉紀曰永嘉中攸為石勒所獲召見立幕下與語

說之坐而飯焉攸車所止與胡人鄰穀胡人失火燒

車營勸吏案問胡胡誣攸攸度不可與爭乃口向為

老姥作粥火火延逆罪應萬死勒知遣之所誣胡厚

德攸遺其驢馬護送令得逸王隱晉書曰攸以路遠

所壞車以牛馬負妻子以叛賊又掠其牛馬攸語妻

曰吾弟早亡惟有遺民今當步走偕爾兒盡死不如

棄已兒抱遺民吾後猶當有兒婦從之中與書曰攸

棄兒於草中兒啼呼追之至莫復及攸明日繫兒於

樹而去遂渡江至尚書左僕既過江取一妾甚寵愛

歷年後訊其所由妾具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

遂不復畜妾

王長豫為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

中興書曰王愨

長子也仕至

丞相見長豫輒喜見敬豫輒嗔

曰文字志

字敬豫導次子也少卓犖不羈疾學尚武不為導所

重至中軍將軍多才藝善隸書與濟陽江彪以善奕

聞長豫與丞相語恒以慎密為端丞相還臺及未行

嘗不送至車後恒與曹夫人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
相還臺登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麗封而不忍開

王氏譜曰導娶彭城曹韶女名淑

桓常侍聞人道深公者輒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達

知稱又與先人至交不宜說之

桓彝別傳曰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

更桓榮十世孫也父穎有高名彝少孤識鑒明朗遊亂渡江累遷散騎常侍僧法深不知其俗姓蓋承冠之胤也道徽高扇譽播山東為中州劉公弟子值永嘉亂投迹楊士居止京邑內持法網外允具瞻弘道之法師也以業慈清淨而不耐風塵考室刻縣東二百里岫山中同遊十餘人高棲浩然支道林宗其風節與高麗道人書備其德行

庾公乘馬有的盧

晉陽秋曰庾亮字元規潁川鄆陵人明穆皇后長兄也淵雅有德鼎

時八方之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侍從父琛避地會稽端拱巖然郡人嚴憚之親接之者數人而已累遷任西大將軍荊州刺史伯樂相馬經曰馬白額入口

或語今賣去 語林曰殷浩

其生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

兩頭蛇以為後人古之美談

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為

段而埋之歸見其母泣問其故對曰夫見兩頭蛇者

必死今出見之故爾母曰蛇今安在對曰恐後人見

殺而埋之矣母曰夫有陰德必有陽報爾 效之不亦

達乎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

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

借何以車為遂焚之所光祿別傳曰裕字思曠陳留尉氏人祖略齊國內史父顛汝

南太守裕淹通有理識累遷侍中以疾築室會稽剡山徵金紫光祿大夫不就年六十一卒

謝奕作剡令中興書曰謝奕字無奕陳郡陽夏人祖衛太子少傅父袁吏部尚書奕少有器

鑒辟太尉掾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酒罰之乃

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箸青布袴在兄

鄰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於是改容

曰阿奴欲放去邪遂遣之

謝太傅絕重褚公常稱褚李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

亦備文字志曰謝安字安石奕弟也世有學行安弘粹通遠溫雅融暢桓彝見其四歲時稱之曰此

是風神秀徹當繼蹤王東海善行書累遷太保錄尚書

書劉尹在郡臨終綿惓聞閣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

淫祀劉尹別傳曰惓字真長沛國蕭人也漢氏之後

史侍中丹陽尹為政務簡靜信誠風塵不能移也外請殺車中牛祭神真長

答曰丘之禱久矣勿復為煩包氏論語曰禱請也孔子

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

常自教兒謝氏譜曰安妻沛國劉暉女按太尉劉子

真清潔有志操行已以禮而二子不才並

瀆貨致罪子真坐免官客曰子奚不訓導之子真曰

吾之行事是其耳目所聞見而不放效豈嚴訓所變

邪安石之旨同子真之意也

晉簡文為撫軍時續晉陽秋曰帝諱昱字道萬中宗少子也仁聞有智度穆帝幼冲

撫軍輔政大司馬相溫廢海西公而立帝在位三年而崩所坐牀上塵不聽拂見

鼠行跡視以為佳有叅軍見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殺

之撫軍意色不說門下起彈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

懷今復以鼠損人無乃不可乎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荅曰

非為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別傳曰宣字子宣陳留

人漢萊蕪長范丹後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兒童時手傷改容家人以其年幼皆異之徵太學博士散騎常

侍一無所就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中

書曰宣家至貧穿交人事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

完欲為改室宣固辭羨愛之以宣貧加年幾病瘦

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續晉陽秋曰韓減五穎川人好學善言理歷豫章太守領

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

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輝邪

范笑而受之

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異

同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唯憶與郝家離婚王氏

獻之妻高平郗曇女名道茂後離婚獻之別傳曰初父

主遷中殷仲堪既為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盃盤外無餘肴飯

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直

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時意
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

曹其存之晉安帝紀曰仲堪陳郡人太常融孫也車騎將軍謝玄請為長史李武說之俄為黃

門侍郎自殺袁悅之後上深為晏駕後計故先出王恭為北蕃荊州刺史王悅死乃中詔用仲堪代焉

初桓南郡楊廣共說殷荊州宜奪殷覲南蠻以自樹

桓玄別傳曰玄字敬道譙國龍亢人太司馬溫少子也幼童中溫甚愛之臨終命以為嗣年七歲襲封南

郡公拜太子沈馬義興太守不得志少時去職歸其國與荊州刺史殷仲堪素舊情好甚隆周祗隆安記

曰廣字德度弘農人楊震後也晉安帝紀曰覲字伯道陳郡人由中書郎出為南蠻校尉覲亦以率易才

悟著稱與從弟仲堪俱知名中興書曰初仲堪欲起兵密邀覲覲不同楊廣與弟徐期勸殺覲仲堪不許

覲亦不許其言嘗因行夜經爾去下舍便不復還肉外無預知者意色蕭然遠同關生之無懼時論以此

多之春秋傳曰楚令尹子文鬪氏也論語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

王僕射在江州為殷桓所逐奔竄豫章存亡未測徐廣

晉紀曰王倫字茂和太原晉陽人安北將軍坦之女子也

以輔國司馬出為江州刺史倫始至鎮而桓玄揚徐期舉兵以應王恭乘流奄至倫無防懼王綴在

處奔臨川為玄所得玄位遷尚書左僕王綴在都既憂憾在貌居處飲食每事有降時人謂為試守

孝子中興書曰綴字彥猷愉子也少有令譽自王渾至迎之六世盛德綴又知名于時冠冕莫與為

比位至中書令荊州刺史桓玄敗後與父愉謀反伏誅桓南郡也

既破殷荊州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企

生亦在焉玄別傳曰玄克荊州殺殷道護及仲堪桓叅軍羅企生鮑季禮皆仲堪所親仗也

素待企生厚將有所戮先遣人語云蒼謝我當釋罪
企生荅曰為殷荊州吏今荊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

顏謝桓公中興書曰企生字宗伯豫章人殷仲堪初

請為府功曹桓玄來攻轉咨議參軍仲堪

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

斷事必無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及仲堪走文

武並無送者唯企生從馬路經家門遵生給之曰作

如此分別何可不執手企生回馬授手遵生便牽下

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行企生揮泣曰今日之事

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內有忠與孝

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遙呼

曰今日死生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其無脫理策馬

而去俄而玄至人士悉詣玄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

堪家或謂曰玄性清急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

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殷侯吏見遇以國士不能共

殄驅逆致此奔敗何面目就桓求生乎玄聞怒而收

之謂曰相遇如此何以具負企生曰使君口血未乾

而生此姦計自傷力劣不能剪定凶逆我死恨晚

而

玄遂斬之時年三

十有七衆咸悼之既出市桓又遣人問欲何言荅曰

昔晋文王殺嵇康而嵇紹為晋忠臣王隱晋書曰紹

人父康有奇才儁辯紹十歲而孤事母孝謹累遷散

騎常侍惠帝敗於蕩陰百官左右皆奔散唯紹儼然

亦如言宥之桓先曾以一羔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

豫章企生問至即日焚裘

王恭從會稽還周祗隆安記曰恭字孝伯大原晋陽

人祖父濛司徒左長史風流標望父

蘊鎮軍將軍亦得世譽恭別傳曰恭清廉貴峻志存

格正起家著作郎歷丹陽尹中書令出為五洲都督

前將軍青兗王大看之忱字元達平北將軍坦之第

二州刺史

四子也甚得名於當世與族子恭

少相善齊聲見稱仕至荊州刺史見其坐六尺篔簹因

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
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
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
作人無長物

吳郡陳遺詳未家至孝母好食鐺底焦飯遺作郡主簿

恒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錄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

賊出吳郡晉安帝紀曰孫恩一名靈秀琅邪人叔父

聚眾十萬人攻沒郡縣後為臨海太守辛崙斬首送之袁府君山松別見即日便征

遺已聚斂得數斗焦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

遺遺軍人遺散也走山澤七日多幾死遺獨以焦飯得活時人以爲純孝之報也

孔僕射爲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陵孔時爲太

常形素羸瘦著重服竟日涕泗流漣見者以爲真老

子續晉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愉

第六子也少而孤貧能善樹節以儒素見稱歷侍

中太常尚書遷吳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陽郡後遭母童夫人艱左僕射特進卒隨

坦之小字附子隱之小字也吳氏譜曰坦之字處靖

濮陽人仕至西中郎將功曹父堅取東苑童僧女名

秦姬朝夕哭臨及思至賓客弔省號踊哀絕路人爲之

落淚韓康伯時爲丹陽尹母殷在郡每聞二吳之哭
輒爲悽惻語康伯曰汝若爲選官當好料理此人康

伯亦甚相知韓後果為吏部尚書大吳不免哀制小

吳遂大貴達鄭緝孝子傳曰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

居康伯母揚州刺史殷浩之妹聰明婦人也隱之每

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

伯曰汝後若居銓衡常用此輩人後康伯為吏部尚

書乃進用之晉安帝紀曰隱之既有至性加以廉潔

奉祿頌九族冬月無被桓玄欲革嶺南之弊以為高

州刺史去州二十里有貪泉世傳飲之者其心無厭

隱之乃至水上酌而飲之因賦詩曰石門有貪泉一

飲重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為虛循所攻還

京師歷尚書領軍將軍晉中興書曰舊云往廣州飲

貪泉失廉潔之性吳隱之為刺史自酌貪泉飲之題

石門為

詩云云

言語第二十一

邊文禮見袁奉高閔失次序文士傳曰邊讓字文禮

軍何進聞其名召署令史以禮見之讓曰孔融王朗等並前

氣如流坐客皆為之讓出就曹時孔融王朗等並前

為掾共書刺從讓讓平衡與交接

後為九江太守為魏武帝所殺

由面無怍色皇南謚曰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堯

乃致天下而讓馬由為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

不食聞堯讓而去其友巢父聞由為堯所讓以為汚

已乃臨池洗耳池主怒曰何以汗我水由於是過耕

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死葬

箕山之巔在陽城之南十里堯因就其墓號曰先生

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嶽世奉祀至今不絕也

何為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末彰是以

賤民顛倒衣裳耳按表閔卒於太尉掾未嘗為汝南斯說謬矣

徐孺子釋也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

物當極明邪五經通議曰月中有兔蟾蜍者何月陰也蟾蜍亦陰也而與兔並明陰繫於陽

止竟行語云云

也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孔文舉融也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為同

隸校尉詣門者皆僞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

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

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

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為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

奇之太中大夫陳韙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韙曰小時

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韙大踈

踈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四世孫也高祖文尚鉅鹿太守父嵩泰世都尉融別傳曰融四歲與兄食梨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之

可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莫不歎息僉曰

真童子也太中大夫陳韙後至同坐以告韙曰人小

了了者長大未必能奇融應聲曰即如所言君之

弟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融曰長大必為偉器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小者

牀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荅曰偷那得行

禮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

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

兒可得全不見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

卵乎尋亦收至魏氏春秋曰融對孫權使有訕諺之言坐棄市二子方八歲九歲融見收

奕恭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二子曰安有巢覆而卵不破者哉遂俱見殺世語曰魏太祖以歲險禁酒融謂酒以成禮不宜禁由是惑衆太祖收寘法焉二子齟齬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辟二子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辟裴松之以爲世語云融兒不辟知必但死猶差可安孫盛之言誠所未譬入歲小兒能懸了禍患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固亦有過成人矣安有見父被執而無變容奕恭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已之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尚猶若茲而况顛沛哉盛以此爲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

賴川太守髡陳仲弓

按寔之在鄉里州郡有疑獄不能決者皆將詣寔或到而情首

或中途改辭或託狂悖皆曰寧爲刑戮所苦不爲陳君所非豈有盛德感人若斯之甚而不自衛反招刑辟殆不然乎此所客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

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易編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與如蘭

聖矣同心者其利無不入蘭芳物也何有高明之君無不爭者言其同心者物無不樂也

而刑忠臣孝子者乎元方曰足下言何其謬也故不相答客曰足下但因偃爲恭而不能答元方曰昔高

宗放孝子孝已

帝王世紀曰殷高宗武丁有賢子孝已其母蚤死高宗感後妻之言放之

而死天尹吉甫放孝子伯奇

琴操曰尹吉甫周卿也妻生子曰伯奇乃諧伯奇於吉甫於是放伯奇於野

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宣王聞之

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董仲舒放孝子符起

求伯奇於野而射殺後妻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慚而退

此三君高明之君唯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慚而退

荀慈明與汝南袁閔相見

荀爽一名諳漢南紀曰諳文章典籍無不涉時人諺

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潛處篤志徵聘無所就張番漢紀曰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起布衣九十五日問潁川人士慈明先及諸兄閻笑曰士而至三公

但可因親舊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難依據者何經閻曰方問國士而及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

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讐以為至公春秋傳曰祁奚為中軍尉請老晉侯問焉稱解狐其讐也將

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其子也君子謂祁奚可謂能善善矣稱其讐不為誚立其子不為比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

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諸夏且不受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為悖德乎

魏武調為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袍為魚腸

文士傳曰衡不知先所出逸才飄舉少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滿二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結殷勤不能相違以建安初北游或勸其詣京師貴游者衡懷一刺遂至漫滅竟無所詣融數與武帝戲稱其才帝傾心欲見衡稱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帝甚忿之以其才名不殺圖欲辱之乃今錄為鼓吏後至八小會大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製衣作一岑牟一單絞及小揮鼓吏度者皆當脫其故衣著此新衣次傳衡擊鼓為魚陽參躡地來前躡駁脚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音節殊妙坐客莫不怳怳知必衡也既度不肯易衣吏呵之曰鼓吏何衡不易服衡便止當武帝前脫揮次脫餘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岑牟次著單絞後乃著揮畢復擊鼓搯槌而去顏色無怍武帝笑謂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自衛造也為黃祖所殺孔融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武丁夢天賜已發人使百工寫其像求諸天下見築者胥

靡衣褐於傳巖之野是謂傳說張晏曰胥魏武慚而
葬刑名胥相也靡從也謂相從坐輕刑也魏武慚而
赦之

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至

遇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

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蜀志曰龐

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有知人之
鑒士元弱冠往見徽徽米桑樹上坐士元樹下共語

漸顯襄陽記曰士元德公之從子也年少未有識者
唯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與語歎曰德公誠

也識時務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謂諸葛孔明與士元
也華陽國志曰劉備引士元為軍師中郎將從攻洛

陽為流矢所中卒德操曰司馬徽別傳曰徽字德操潁
州人

人物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
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約遜遁如此嘗有妄

謝之劉表子琮往候徽遣問在不會徽自鋪園琮左
右問司馬君在邪徽曰我是也琮左右見其醜陋罵

曰死庸將軍諸郎欲求見司馬君汝何等曰奴而自
稱是邪微歸刈頭著幘出見琮左右見微故是向老

翁恐向琮道之此自鋪園唯卿知之耳有人臨釀求簇
然吾甚羞之此自鋪園唯卿知之耳有人臨釀求簇

謂彼急我緩也今彼此正等何為與人微曰人未嘗
求已求之不與將漸何有以財物令人慚者人謂劉

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耳表後見之曰世間
人為妄語此直小書生耳其智而能愚皆此類荆州

破為曹操所得操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
欲大用會其病死

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莊子曰堯治
天下伯成子

高立為諸侯禹為天子伯成辭諸侯而耕於野禹往見之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夫子蓋行邪毋落吾事

樞不易有官之宅家語曰原憲字子思宋人孔子弟

不完桑樞而龕牖上漏下濕坐而弦歌子貢軒車不容巷往見之曰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與馬之飾憲不忍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為

奇此乃許父許由所以忼慨夷齊所以長歎孟子曰

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鄉雖有竊秦之爵千

四之宮古史考曰呂不韋為秦子楚行千金貨於華陽十萬號文信侯以詐獲爵收口竊也論語曰齊

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

叩洪鍾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典略曰劉楨字公幹東平寧陽人建安十六年世子為五官中郎將妙選文學使楨隨侍太子酒酣坐歡乃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他日公聞乃收楨減死輸作部文士傳曰楨性辯捷所問應聲而答坐平視甄夫人配輸作部使磨石武帝至尚方觀作者見楨匡坐正色磨石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跪而對曰石出荆山懸巖之巔外有五色之章內含下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在屈紆繞而不得申帝顧左右大笑即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楨答曰臣誠日故之

庸短亦由陛下綱目不踈魏志曰帝諱丕字子桓受漢禪按諸書或云楨被刑

帝乃即位而謂楨得罪黃初之時謬矣

魏武之世建安二十年病亡後七年文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

魏書曰毓字稚叔潁川長社人相國錄長子也年十四為散騎

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仕至車騎將軍

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鍾

系魏志曰繇字元常家貧好學為周

曰可令二子來

於是敕見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

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對曰戰戰慄慄

汗不敢出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

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

魏志曰會

少子也敏惠風成中護軍將軍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精練名理累遷黃門侍郎諸葛誕反文

親曰我佳南已來豈無遺策四海共知持此欲安

誅時年四十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

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魏明帝為外祖母築館於甄氏

魏末傳曰帝諱獻字元仲文帝太子以其

母廢未立為祠文帝與俱微見子母座文帝射其母

應孩而倒復令帝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殺其

母臣不忍復殺其子文帝曰好語動人心遂定為嗣

是為明帝魏書曰文昭甄皇后明帝母也父逸上蔡

象薨子囑嗣起大第車駕親自臨之既成自行視

謂左右曰館當以何為名侍中繆襲曰

館當以何為名侍中繆襲曰

文章叙錄曰

海蘭陵人有才學累遷侍中光祿勳陛下聖思齊於哲王罔極過於曾

閔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為名

秦詩曰渭陽康公念母也

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
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
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按魏書帝於
後園為象母起觀名其里曰渭陽然則象母即帝之
舅母非外祖母也且渭
陽為館名亦乖舊史也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曰魏略

晏子平叔南陽宛人漢大將軍進孫也或云何苗孫
由尚主又好色故黃初時無所事任正始中曹爽用
為中書主選舉宿舊者多得濟拔為司馬宣王所誅
秦丞相寒食散論曰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
者寡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
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也

嵇中散語趙景真嵇紹趙至叙曰至字景真代郡人

至年十二與母共道傍看母曰汝先世非微賤家也
汝後能如此不至曰可爾耳歸便求師誦書蚤聞父
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榮華
而使老父不免勤苦年十歲入太學親時先君在學

少何以問我至曰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先君具告
之至年十五陽病數數狂走五里三里為家追得又
灸身體十數歲年十六遂亡命徑至洛陽求索先君
不得至對沛國史仲和是魏領軍史魚孫也至便依
之遂名翼字陽和先君到鄴至具道太李中事便逐
先君歸山陽經年至長七尺三寸潔白黑髮亦昏明
目鬢鬚不多閒詳安諦依若不勝衣先君嘗謂之曰
卿頭小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停諦有白起風至
論議清辯有從橫才然亦不以自長也孟元基碎為
遼東從事在郡斷九獄見稱清當自痛棄
親遠游母亡不見吐血發病服未竟而亡卿瞳子白
黑分明有白起之風嚴尤三將叙曰白起平原君勸
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池也之會
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
小頭而面銳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
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
為人勇鷲而愛士知難而忍耻與之野
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王從其計
恨量小狹趙

六尺表能審璣衡之度周髀曰夏至北方二萬六千里冬至南方十三萬五千里

日中樹表則無影矣周髀長八尺夏至日晷尺六寸

髀股也晷勾也正南千里勾尺五寸正北千里勾尺

七寸周髀寸管能測徃復之氣呂氏春秋曰黃帝使

之書也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

吹之以為黃鍾之管制十二管以聽鳳凰之鳴維鳴

六雌鳴六以為律呂續漢書律曆志曰十二律之變

至於六十以律候氣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墾

必周密布緹幔以木為案加律其上以葭葦灰抑其內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也以此候之何必在

大但問識如何耳

司馬景王東征魏書曰司馬師字子元相國宣文侯

將軍錄尚書事毋宜僉取上黨李喜以為從事中郎

反師自征之魏謚景王因問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來喜對

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

畏法而至耳晉諸公贊曰喜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

喜固辭疾景帝輔政為從事中郎累遷光祿大夫特進贈太保

鄧艾口喫語稱艾艾魏志曰艾字士載棘陽人少為

讀故太丘長碑文曰言為世範行為士則遂名範字

士則後宗族有同者故改焉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

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見司馬宣王三辟為

掾累遷征西將軍伐蜀蜀平進位太尉為衛瓘所害

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

故是一鳳朱鳳晉紀曰文王諱昭字子上宣帝次子

也列仙傳曰陸通者楚狂接輿也好養性

游諸名山嘗遇孔子而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後入蜀在峩岷山中

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

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

足多慕王大咨嗟向秀別傳曰秀字子期河內人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

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嵇康偶銀於洛邑與昌安灌

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外物不足拂其心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好事者或存之或云是其族人所

作困於不行乃告秀欲假其名秀笑曰可復爾耳後康被誅秀遂失圖乃應歲舉到京師請大將軍司馬

文王文王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謂彼人不達亮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誦隨次轉至

黃門侍郎散騎常侍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晉世譜曰世祖諱炎字武安字咸熙二年受魏禪王

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說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

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土

得一以為天下貞帝說羣臣歎服者歎之始物之極

也各是一物所以為主也各以其一致此清寧貞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窻作琉璃屏實密似疎奮

有難色帝笑之荀綽冀州記曰奮字武秋高平人魏太尉寵之孫也性清平有識自吏部

郎出為冀州刺史晉諸公贊曰奮體量清雅有曾祖寵之風遷尚書令為荀顗所害奮荅曰臣

猶吳牛見月而喘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間故謂之吳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熱見月

疑是日所以見月則喘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晉諸公贊曰靚字仲思琅邪人司空誕少子也雅正

有才望誕以壽陽叛遣靚入質於吳以靚為右將軍大司馬孫皓問卿字仲思為

何所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已

蔡洪

洪集錄曰洪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辯初仕吳朝太康中本州從事舉秀才王隱晉書曰洪

仕至松 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

奇於仄陋采賢儁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

何異才而應斯舉蔡荅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

之河舊說云隋侯出行有蛇斬而中斷者侯連而續之蛇遂得生而去後商明月珠以報其德光明

照夜同畫因曰隋珠左思蜀 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

崙之山韓氏曰和氏之璧蓋出於井里之中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

西羌按孟子曰舜生於諸馮東夷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西戎人也則東夷是舜非禹也聖賢

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尚書曰成遷殷頑民於宋頑民於洛邑尚書曰成遷殷頑民於宋得無諸君

是其苗裔乎按華令思舉秀才入洛與王武子相自對昔典此言不異無容二人同有此辟

疑世說 穿鑿也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竹林七賢論曰王濟諸人嘗至洛水戲洛水戲竹林七賢論曰王濟諸人嘗至

議濟云云還樂令廣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虞預

曰王衍字夷甫琅邪臨沂人司徒戎從弟父又平北將軍夷甫蚤知名以清虛通理稱仕至太尉為石勒

所害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晉惠帝起居注曰裴頠字

逸民河東聞喜人司空秀之少子也冀州記曰顧弘

濟有清識稽古善言名理履行高整自少知名歷侍

中尚書左僕射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晉陽秋曰

為趙王倫所害華博覽洽聞無不貫綜世祖嘗問漢事及建章千門萬戶華畫地成圖應對如流張安世不能過也我與王

安豐也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晉諸公贊曰夷甫好尚談稱為時人

物所

王武子 晉諸公贊曰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司徒

太僕孫子荆 文士傳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晉

之子鄉人王濟豪俊公子為本州大中正訪問宏為

才英特亮拔不羣 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

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巖魏以

嗟哦其水泔滌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按三秦記

人物典此語同 樂令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

樂令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 虞預晉書曰樂廣字彥

封成都王大將軍王兄長沙王執權於洛 曰司馬

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懷危懼樂令既允朝望加

有婚親羣小讒於長沙長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

若徐荅曰豈以五男易一女 晉陽秋曰成都王之起

猶疑之遂以憂卒 由是釋然無復疑慮

陸機詣王武子 晉陽秋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

才司空張華見而說之曰平吳之利在獲二雋機別

傳曰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入晉仕著作郎至平原

此陸云有千里萼羹但未下鹽豉耳

史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也主人

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俗傳行瘧鬼小多不病

曰嘗聞壯士不病瘧大將軍反病瘧耳

答曰來病君子所以為瘧耳

崔正熊詣都郡都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

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恒晉百官名曰崔豹

帝時官至元帝始過江朱鳳晉書曰帝諱毅字景文祖由封琅

而明惠因亂過江起義遂即皇謂顧驃騎曰寄人國

土心常懷慚榮跪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為家是以

亮今景九鼎遷洛邑春秋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今之偃師是也願陛下

下勿以遷都為念

庾公造周伯仁虞預晉書曰周顓字伯仁汝南安城

有風流才氣少知名正體嶷然濟帶不敢媒也汝南

賈秦淵通清操之士嘗歎曰汝穎固多賢士自頃陵

遲雅道始衰今復見周伯仁伯仁將祛舊風清伯仁

曰君何所欣說而忽肥庾曰君復何所憂慘而忽瘦

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丹陽記

英舊立先基崩淪隆安中州周侯也中坐而歎曰風

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也

愀然變色曰當其勦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

相對春秋傳曰楚伐鄭諸侯救之鄭執鄭公鍾儀獻

有司對曰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能為

樂乎曰先父之職敢有二事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

曰楚囚君子也樂操士風不忘

舊也君益歸之以合晉楚之成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頓語左右云見此茫茫不

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晉諸公贊曰衛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祖父璠太尉父恒黃門侍郎玠別

傳曰玠穎識通達天韻標令陳郡謝幼輿敬以亞文

之禮論者以為出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世咸謂諸

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娶樂廣女裴叔道曰妻父有

水清之姿婿有璧潤之望所謂秦晉之匹也為太子

洗馬永嘉四年南至江夏與兄別於梁里澗語曰在

三之義不義人之所重今日忠臣致身

顧司空未知名詰王丞相丞相小極對之疲睡顧思

所以叩會之

顧和別傳曰和字君孝吳郡人祖容吳

名族人顧榮雅相器愛曰此吾家

之驥驥也必振長策累遷尚書令

聞元公樂道公協贊中宗保全江表

御榮晉紀曰道

之奸知中國將亂勸帝渡江求為安東司馬體小不

政皆夫之號仲父晉中興之功導實居其首

安令人喘息丞相因覺謂顧曰此子珪璋特達機警

有鋒

會稽賀生體識清遠言行以禮別凡不徒東南之美

爾雅曰東南之美者

有會稽之竹箭焉

實為海內之秀

劉琨雖隔闕寇戎志存本朝

王隱晉書曰琨字越石

中山魏昌人祖邁有經

世說新語卷之三

國之才父潘光祿大夫琨少稱雋朗累遷司徒長史尚書右丞迎大駕於長安以有殊勲封廣武侯年三十五出為并州刺謂温嶠曰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史為段日殫所害漢書叙傳曰彪字叔皮扶風人客援知漢光之可輔於天水隗囂有窺觀之志彪作王命論以諷之東觀漢記曰馬援字文淵茂陵人從公孫述隗囂游後見光武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寥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貞也帝甚壯之今晉乍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於河北使卿延譽於江南子其行乎温曰嶠雖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豈敢辭命虞預晉書曰嶠字太真太原祁人少標俊清徹英穎顯名為司空劉琨左司馬是時二都傾覆天下大亂琨聞元皇受命中與忱慨幽朔志存本朝使嶠奉使嶠喟然對曰嶠雖乏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敢碎不敏以

温嶠初為劉琨使來過江于時江左營建始爾綱紀未舉温新至深有諸慮既詣王丞相陳主上幽越社稷焚滅山陵夷毀之酷有黍離之痛温忠慨深烈言與泗俱丞相亦與之對泣叙情既畢便深自陳結丞相亦厚相酬納既出懽然言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史記曰管仲夷吾者潁上人相齊桓公九合諸侯匡天下語林曰初温奉使勸進晉王太集賓客見之温公始入姿形甚陋合坐盡驚既坐陳說九服分崩皇室弛絕晉王君臣莫不赧歛及言夫下不可以無主聞者莫不踴躍植髮穿冠王丞相深相付託温公既見丞相便游樂不住曰既見管仲天下事無復憂王敦兄含為光祿勳含別傳曰含字處弘琅邪臨沂人累遷徐州刺史光祿勳與

敦作逆 敦既逆謀屯據南州含委職奔姑孰鄧粲晉紀曰初

王導協贊中興敦有方面之功效以劉隗為問王導協贊中興敦有方面之功效以劉隗為問

相詣闕謝中興書曰導從兄敦舉兵討劉隗導率

徒丞相揚州官僚問訊倉卒不知何辭顧司空時為

揚州別駕接翰曰王光祿遠避流言明公蒙塵路次

羣下不寧不審尊體起居何如

郝太尉拜司空語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紛

紜遂至台鼎朱博翰音實愧於懷漢書曰朱博字子

臨拜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鍾鳴上問楊雄李尋對曰

而實不然也

高坐道人 不作漢語或問此意簡文曰以簡應對之

煩高坐別傳曰和尚胡名尸黎密西域人傳云國王

以為吾之徒也周僕射領選撫其背而歎曰若選得

此賢令人無恨俄而周侯遇害和尚對其靈坐作胡

祝數千言音聲高暢既而揮涕收淚其哀樂廢興皆

領意得頓在言前塔寺記曰尸黎密冢曰高坐在石

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含

笑看之既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荅曰

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鄧粲晉紀曰伯仁儀容弘

以蔭映數人深自持能致人而未嘗徃焉

庾公嘗入佛圖見臥佛

涅槃經云如來背痛於雙樹間北首而臥故後之圖繪者

為此曰此子疲於津梁于時以為名言

摯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參軍復出作內史

摯氏世本日瞻字景游京兆長安人太常虞兄子也父育涼州刺史瞻少善屬文起家著作郎中朝亂依

王敦為戶曹參軍歷安豐新蔡西陽太守見敦以故懷表賜老病外部都督瞻諫曰尊表雖故不宜與小

文敦曰何為不可瞻時因醉曰若上服皆可相賜貂蟬亦可賜下乎敦曰非喻所引如此不堪二千石瞻

曰瞻視去西陽始脫屣耳年始二十九嘗別王敦敦敦反乃左遷隨郡內史

謂瞻曰卿年未三十已為萬石亦太蚤瞻曰方於將軍少為太蚤此之甘羅已為太老

摯氏世本日瞻高亮有氣節故以此

甘羅秦相茂之孫也年十二而秦相呂不韋欲使張唐相燕唐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又請車五乘以使趙還報秦秦封甘羅為上卿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

王隱晉書曰孔坦字君平會稽山陰人善春秋有文辯歷太子舍人累遷廷尉卿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

設果果有楊梅孔雀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

荅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孔廷尉以裘與從弟沈

孔氏譜曰沈字德度會稽山陰人祖父奕全椒令父羣鴻沈辭不受廷尉曰晏平仲之儉祠其先

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

劉向別錄曰晏平仲名嬰東萊夷維人事

沈沈至琅邪王文季

王隱晉書曰孔坦字君平會稽山陰人善春秋有文辯歷太子舍人累遷廷尉卿

齊靈公莊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禮記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君子以為儉也又曰晏子一飯經尺言併豚之兩肩不能掩豆喻少也

佛圖澄與諸石遊澄別傳曰道人佛圖澄不知何許人出於燉煌好佛道出家為沙門

嘉中至洛陽值京師有難替道草澤間石勒雄異好殺害因勒大將軍郭默略見勒以麻油塗掌占見

吉凶數百里外聽浮圖鈴聲逆知禍福勒甚敬信之

法服林公曰澄以石虎為海鷗鳥趙書曰虎字季龍勒從弟也征

我每斬將軍旗勒死誅勒諸兒孽位莊子曰每上之人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游鷗之至者數百而不

止其父曰吾聞鷗鳥從汝游取來

仁祖年八歲謝豫章別見將送客爾時語已神吾

自參上流諸人咸共歎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

白坐無尼父焉別顏回晉陽秋曰謝尚字仁祖陳郡

過人及遭父喪溫嶠嗔之尚號叫極哀既而收涕告

訴有異常童嶠奇之由是知名仕至鎮西將軍豫州

刺史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為恨陶氏叙曰

鄱陽人後徙尋陽侯少有志繫綱維宇宙之志察孝

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曰後來匡主寧民君其人

也劉弘鎮沔南取為長史謂僕曰昔吾為羊太傅參

佐見語云君後當居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累遷相

廣荆三州刺史加羽葆鼓吹封長沙郡公大將軍贊

拜不名劔履上殿進太尉贈大司馬謚桓公按王隱

晉書載從臨終表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先



世說新語卷之三

卷之三

西誅李雄勢遂不振良圖永息臨書振腕涕泗橫流
伏願遴選代人使必得良才足以奉宣王猷遵成志
業則雖死之日猶生之仁祖聞之曰時無豎刁故不
年有表若此非無獻替
貽陶公話言呂氏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問曰子如不
諱誰代子相者豎刁何如管仲曰自官
以事君非人情必時賢以為德音
不可用後果亂奔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荅曰君

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高逸沙門傳曰法師居
會稽皇帝重其風德遣

使迎馬法師暫出應命司徒會稽王天性虛澹與法
師結殷勤之歡師雖升履丹墀出入朱邸泯然曠達

不異蓬戶或云下令別

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中興書曰盛字安國太原中
都人博學強識歷著作郎劉

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

邪應聲荅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荅曰

字齊由公曰欲何齊邪曰齊許由晉百官名曰孫潛
字齊由太原人中

與書曰潛盛長子也豫章太守殷仲堪下討王國齊
寶潛時在那逼為咨議參軍固辭不就遂以憂卒

莊何字荅曰字齊莊公曰欲何齊曰齊莊周公曰何

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聖人生知故難企慕庾公

大喜小兒對孫放別傳曰放字齊莊監君次子也年
八歲太尉庾公召見之放清秀欲觀試

乃授紙筆令書放便自疏名字公題後問之曰為欲

慕莊周邪放書荅曰意欲慕之公曰何故不慕仲尼
而慕莊周放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於莊
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公謂賓客曰王輔嗣應荅恐不

能勝之卒
長沙王相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惠和並知之

而常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厭敷別見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字祖希

吳郡太守澄之孫也少以孝顯歷吏部尚書出為冠軍將軍吳興太守會稽內史謝玄同時之郡論者以為南北之望玄之名亞謝玄于時張年九歲顧年七

時亦稱南北二玄卒於郡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

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

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大智度論曰佛在陰

菴羅雙樹間入般涅槃卧北首大地震動諸三學人僉然不樂郁伊交涕諸無孝人但念諸法一切無常

法暘造庾太尉權鑿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

法暘曰廉者不求會者不與故得在耳法暘氏族所出未詳法暘

著人物論自敘其美云悟銳有神才辭通辯

庾穉恭為荊州庾翼別傳曰翼字穉恭潁川鄢陵人也少有大度時論以經略許之兄太

尉亮薨朝議推才乃以翼都督以毛扇上武帝武帝

疑是故物傳咸羽扇賦序曰昔吳人直截鳥翼而搖

有生意者減吳之後翕然貴之無人不用按使憚侍

中劉劭曰文字志曰劭字彥祖彭城叢亭人相訥司

善草隸初仕領軍參軍太傳出東劭謂京栢梁雲構

工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鍾夔先聽其音鍾鍾期也夔舜樂正

穉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庾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

右

何驃騎亡後何充徵褚公入既至石頭王長史劉尹

同請褚褚曰真長何以處我真長顧王曰此子能言

褚因視王王曰國自有周公晉陽秋曰充之卒議者謂太后父哀宜秉朝政

哀自丹徒入朝吏部尚書劉遐勸哀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哀長史王胡之亦

勸歸藩於是固辭歸京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

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桓溫別傳

日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後也父燹有識鑿溫少有豪邁風氣為溫嶠所知累遷琅邪內史

遣征西大將軍鎮西夏時逆胡未誅餘燼假息溫親勸邵卒建旗致討清蕩伊洛展敬園陵薨謚宣武侯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前宣

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爰為王前驅高衛詩也

丈二尺無何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干邁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曰中興書曰悅字君叔晉陵人初為殷浩揚州別

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

質經霜彌茂顧凱之為父傳曰君以直道陵遲於世入見王王髮無二毛而君已斑白問君

年乃曰卿何偏蚤白君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臣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王稱善久之

桓公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晉陽秋曰溫以永和二年率所領七千餘

人伐蜀拜表輒行廼歎曰既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如何漢書曰王

表輒行

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印棘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以病去官後王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非王陽所畏之道邪吏曰是也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初熒惑入太微尋廢海西晉陽秋曰泰和六年閏十月熒惑守太微端門十一月熒惑守太微

月大司馬桓溫廢帝為海西公晉安帝紀曰桓溫於枋頭奔敗知民望之去也乃屠袁真於壽陽既而謂

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耻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公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高世之勳未足以鎮厭

民望因說溫以廢立之事時溫簡文登昨復入太微夙有此謀深納超言遂廢海西

帝惡之徐廣晉紀曰咸安元年十二月熒惑逆行入太微至二年七月簡文在馬帝懲海西之人心

甚憂時郗超為中書在直中典書曰超字景興高平人司空愔之子也少而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累遷中書郎司徒左長史引超入曰天命脩短故非所

計政當無復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馬方將外固封疆

內鎮社稷必無若此之慮臣為陛下以白口保之帝

因誦庾仲初詩庾闡從征詩也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

聲甚悽厲郗受假還東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

至於此由是身不能以道匡衛思患預防愧歎之深

言何能喻因泣下流襟續晉陽秋曰帝外歷疆臣憂憤不得志在位二年而崩

簡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問上何在簡文曰

某在斯時人以為能論語曰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

歷告坐中人也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

林水便自有濠濮閒想也濠濮二水名也莊子曰莊子與惠子游濠梁水上莊

世說新語卷之三

長

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邪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也莊周釣在濮水楚王使二大夫造焉曰願以境內累莊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者死已三千年矣巾笥而藏於廟此寧曳尾於塗中寧留骨而貴乎二大夫曰寧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亦寧曳尾於塗中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

數日惡王曰文字志曰王羲之字逸少琅邪臨沂人所賞善草隸累遷江州刺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

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

重其神駿高逸沙門傳曰支遁字道林河內林慮人

賜年二十五始釋形入道年五十三終於洛陽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便覺

咫尺玄門劉曰此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之語漢書

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於成帝宜

勸學召見宴曠拜為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鄭寬中張

禹朝夕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詔伯受之

羊秉為撫軍參軍少亡有令譽夏侯孝若為之敘極

相讚悼羊秉敘曰秉字長達太山平陽人漢南陽太守

府君夫人鄭氏無子乃養秉齟齬面佳小心敬慎十

歲而鄭夫人薨秉思容盡哀俄而公府掾及夫人並

卒秉羣從父率禮相承人不問其親雍雍如也仕參

撫軍將軍事將奮千里之足揮冲天之翼惜乎春秋

三十有二而卒昔罕虎死子產以為無與為善自夫

子之沒有子產之歎矣亡後有子男又不育是何行

世說新語卷之三

卷之三

善而禍繁也豈非羊權為黃門侍郎侍簡文坐帝問

司馬生之所惑歟曰夏侯湛別作羊秉敘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氏

諳曰權字道輿徐州刺史權潛然對曰亡伯令問夙

彰而無有繼嗣雖名播天聽然胤絕聖世帝嗟慨之

王長史與劉真長別後相見王長史別傳曰濛字

先出自周室經漢魏世為大族祖父佐北軍中候父

訥業令濛神氣清韶年十餘歲放邁不羣弱冠檢尚

風流雅正外絕榮耀內寡私欲辟司王謂劉曰卿更

長進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語林曰仲祖語真長曰

邪王問何意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也劉尹云人想王荆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

王微小字也王氏譜曰微字幼仁琅邪人祖父又

平北將軍父澄荊州刺史微歷尚書郎右軍司馬

王仲祖聞繼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

不昧此語春秋傳曰介葛盧來朝魯聞牛鳴曰是生

日介東夷國焉盧其君名也

劉真長為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續晉陽秋曰

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總角秀惠衆稱木惟新麗

神童長而風情簡素司徒掾辟不就蚤卒并惟新麗

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

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春秋傳曰吉凶王逸少在

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揚州記曰冶城吳時鼓

鑄之所吳平猶不廢王

茂弘所治也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

王手足胼胝帝王世紀曰禹治洪水手足胼胝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今稱禹步是也

文王盱食日不暇給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今四郊多

壘禮記曰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

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國

策曰衛商鞅諸庶孽子名鞅姓公孫氏少好刑名李為秦孝公相封於商豈清言致患邪

謝太傅寒雪日内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

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胡兒謝朗

晉陽秋曰朗字長度安次兄據之長子安蚤散鹽壘

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

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王氏謂曰凝之字

第二子也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晉安帝紀

曰凝之事五斗米道孫恩之攻會稽疑之謂民火曰

不設備遂為恩所害婦人集曰謝夫人名道茲有文

詩頌傳於世

王中郎令伏玄度習鑿齒王中郎傳曰坦之字文度

承清談中遠父述貞貴簡正坦之器度淳深孝友天

至譽輯朝野標的當時累遷侍中中書令領北中郎

將徐充二州刺史中興書曰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作

人少有才學舉秀才大司馬桓温參軍領大著作掌

國史游擊將軍卒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以文稱

善尺牘桓温在荊州辟為從事歷治中別駕遷紫陽

太論青楚人物滔集載其論略曰滔以春秋時鮑叔

丑父晏嬰洵子戰國時公羊高孟軻鄒衍田單荀卿

敬黔子於陵仲子士叔即墨大夫前漢時伏徵君終
軍東郭先生叔孫通萬石君東方朔安期先生後吳
時大司徒伏三老江革逢蒯禽慶承勿子徐防薛方
鄭康成周孟王劉祖榮臨孝存待其元矩孫室碩劉
仲謀劉公山下儀伯郎宗初正平劉成國魏時管幼
安邴根矩華子魚徐偉長在昭先伏高陽此皆青士
有才德者也鑿齒以神農生於黔中邵南詠其美化
春秋稱其多才漢廣之風不同雞鳴之篇子文叔敖
蓋與管晏比德接輿之歌鳳兮漁父之詠滄浪漢陰
丈人之折子貢市南宜僚屠羊說之不為利回魯仲
連不及老萊夫妻田光之於屈原鄧禹卓茂無敵於
天下管幼安不勝龐公龐士元不雋華子魚何鄧二
尚書獨步於魏朝集令無對於管世皆伏羲葬南郡
少吳葬長沙舜葬零陵此其人則律的如此論其土
則羣聖之所葬考其風則詩人之所歌尋其事則未
有赤眉黃巾之賊此何如青州邪滔與相往反鑿齒
無以臨成以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
韓曰無可無不可馬融王論語口在義所在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晉中興士人書曰論能清言于時士人皆欽

慕仰愛之

荀中郎在京口晉陽秋曰荀羨字全則穎川人光祿

皆為駙馬都尉是時殷浩叅謀百揆引羨為授頻蒞

義興吳郡超授北中郎將徐州刺史以蕃拜焉中興

書曰羨年二十八出為徐兗二州登北固望海云南

中興方伯之少未有若羨者也雖未覩三山便自使

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史記封禪

方丈瀛洲此三山世傳在海中夫人不遠嘗有至者

言諸仙人不死藥在焉黃金白銀為宮闕草木禽獸

盡白璧之如雲及至反居水下欲到即風引船而去

終莫能至秦始皇登會稽並海上冀遇三神山之奇

藥漢武帝既封泰山無風雨變至方士更言蓬萊

萊諸藥可得於是上欣然東至海冀獲蓬萊者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邇子姪未之許公歎曰若

希超聞此語必不至河漢起別傳曰超精於理義沙

莊子曰有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及怪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支公好鶴住剡東岬山支公書曰山去會稽二百里有人遺其變

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鍛其翮鶴軒翥不復

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陵

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中興書曰謝

傳安弟也才氣高俊蚤知名歷吏部郎中郎將豫州刺史散騎常侍荅曰曲阿湖大康地記

曰曲阿本名雲陽秦始皇以有王氣鑿北坑山以敗

今復名謝曰故當淵注淳著納而不流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也安以問子弟車騎也

荅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謝車騎家傳曰

奕第三子也神理明俊善微言叔父大傅嘗與了姪

燕集問武帝任山公以三事任以官人至於賜予不

過斤合當有旨不玄荅有辭致也

謝胡兒語庾道季道季庾辭小字徐廣晉紀曰辭字

談致稱於時歷仕至諸人莫當就卿談可堅城壘庾

丹陽尹兼中領軍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春秋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杜預曰示必死李弘度常歎不被遇中興書曰李充字弘度江夏郢

辟丞相掾記室參軍以貧殷揚州別見知其家貧問
求剡縣遷大著作中書郎殷揚州別見知其家貧問
君能屈志百里不李荅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北門詩

剡仕不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授剡縣

得志也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字備

也歷吳興太守徵侍中丹陽尹秘書監並不就拜使

特節都督司州諸軍事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吳興記

日於渚縣東七十里有印渚渚傍有白石山峻壁四

十丈印渚蓋衆溪之下流也印渚已上至縣悉石嶼

惡道不可行船印渚者已下歎曰非唯使人情開滌亦

水道無險故行旅集焉

覺日月清朗

謝萬作豫州都督新拜當西之都邑相送累日謝疲

賴於是高侍中往中興書曰高崧字茂琰廣陵人父

以公累免官徑就謝坐因問卿今仗節方州當疆

理西蕃何以爲政謝粗道其意高便爲謝道形勢作

數百語謝遂起坐高去後謝追曰阿鄴故麤有才具

阿鄴崧謝因此得終坐

袁彥伯爲謝安南司馬安南謂都下諸人送至瀨鄉

將別既自悽惘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續

陽秋曰袁宏字彥伯陳郡人魏郎中令煥六世孫也

祖猷侍中父最臨汝令宏起家建威參軍安南司馬

記室大傅謝安賞宏机捷辭速自吏部郎出爲束陽

郡乃祖之於冷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手將

別顧左右取一扇而贈之宏應聲荅曰輒當奉揚仁

風慰彼黎庶合坐散其要捷性直亮故位不顯也在

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分中興書曰綽字興公

太原中都人少以文稱歷太學博士大著作散騎常侍

感於陵賢妻之言悵然悟之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孰與坐華幕擊鍾鼓者同年而語

其樂 齋前種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鄰

居世遠高柔字也別見 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

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盛弘之荆州記曰荆州城臨

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泣曰吾 會賓僚出江津望之

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時為客在坐目曰遙

望城丹樓如霞桓即賞以二婢

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與人

事晉諸公贊曰羊祜字叔子太山平陽人也世長吏

父止而觀焉歎息曰處士大好相善為之未六十當

有重功於天下即富貴無相忘遂去莫知所在累遷

都督荆州諸軍事自在南夏吳人說服稱曰故不如

羊公莫敢名者南州人聞公喪號哭罷市 故不如

銅雀臺上妓魏武遺令曰以吾妾與妓人皆著銅雀

向帳 作伎

林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會稽土地志曰山靡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

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與霞蔚丘淵之文章錄

康晉陵人父悅尚書左丞 顧愷之字長

愷之義熙初為散騎常侍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瞑不臨宋明帝文章志曰孝武皇帝諱

昌明簡文第三子也初簡文觀識書曰晉氏祚盡昌明及帝誕育東方始明故因生時以為諱而相與忘告簡文問之乃以諱對簡文流涕曰不意我左右啓

家昌明便出帝聰惠推賢在才年三十五崩左右啓

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續晉陽秋曰寧

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吏部尚書陸納兼侍中下晚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袁宏兼

執經中書郎車胤丹陽尹王混摘句車武子難苦問謝車胤別見謂袁羊曰

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羊喬小字也袁氏家傳曰喬

字彥升陳郡人父瓌光祿大夫喬歷尚書郎江夏相從桓溫平蜀封相西伯益州刺史袁曰必

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

清流憚於惠風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會稽土地志曰邑在山陰故以名焉山川自

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會稽郡記

曰會稽境持多名山水峯嶂隆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柏摧榦竦條潭壑鏡徹清流寫注王子敬見之曰山水之美使人

應接不暇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

諸人莫有言者車騎荅曰謝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

生於階庭耳

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王珣遊嚴陵瀨詩敘曰道壹姓竺氏名德沙門題目曰道

壹文鋒富瞻孫綽為之贊曰馳騁遊說言固不虛唯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芬載敷條柯倚蔚枝

除狀 從都下還東山經冀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已皓然

張天錫為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為符堅所禽用為

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張資涼州記曰天錫字公純最安定烏氏人張耳後

也曾祖執承嘉中為涼州刺史值京師大亂遂據涼土天錫篡位自立為涼州牧符堅使將姚萇攻沒涼州天錫歸長安堅以為侍中比部尚書歸義侯從堅至壽陽堅軍敗遂南歸拜散騎常侍西平公中興書曰天錫後以貧拜廬江太守薨贈侍中為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

日頗有嫉已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系提

甘香鳴鴉革響詩魯頌曰翩翩飛鳴集于淳路養性

人無嫉心西河舊事曰河西羊肥醜醜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

依宋明帝文章志曰愷之人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

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

溜春秋考異記曰距不周風四十五日廣莫風或曰至廣莫者精大備也蓋北風也一曰寒風

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蕭敷

艾榮征西寮屬名曰毛玄字伯成穎川人仕至征西行軍參軍

范甯作豫章中興書曰甯字武子慎陽縣人博學通覽累遷中書郎豫章太守八日

請佛有板衆僧疑或欲作荅有小沙彌在坐末曰世

尊默然則為許可衆從其義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

孝文王傳曰王諱道子簡文皇帝第五子也封會稽王領司徒

揚州刺史進太傅為

相文所害贈丞相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

歎以為佳謝景重在坐

續晉陽秋曰謝重字景重陳郡人父朗東陽太守重明秀

有才會終

駢騎長史答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

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

王中郎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觀過江諸人經緯江

左軌轍有何偉異後來之彥復何如中原張曰研求

幽邃自王何以還因時脩制荀樂之風

荀穎荀勗脩定法制樂則

未王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為符堅所制

張資涼州記曰天錫明鑒聲少著答曰陽消陰息故天步屯蹇否剝成象豈足

多譏

謝景重女適王孝伯兒二門公甚相愛美

謝女譜曰重女月鏡

適王恭謝為太傅長史被彈王即取作長史帶晉陵

子陪之郡太傅已構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謝還取作咨議外

示縶維而實以乖間之及孝伯敗後太傅繞東府城

行散

丹陽記曰東府城西有簡文為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文王道子府道子領揚州仍住先舍故俗

稱東僚屬悉在南門要望候拜時謂謝曰王審異謀

阿審王恭小字也

云是卿為其計謝曾無懼色斂笏對曰樂

彥輔有言豈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對因舉酒勸

之曰故自佳故自佳

桓玄義興還後見司馬太傅太傅已醉坐上多客問

人云桓温來欲作賊如何晉安帝紀曰温在姑孰諷

郎袁宏具其草以示僕射王彪之彪之作色曰丈夫

豈可以此事語人邪安徐問其計彪之曰聞其疾已

篤且可緩其事桓玄伏不得起謝景重時為長史舉

板荅曰故宣武公黜昏暗登聖明功超伊霍紛紛之

議裁之聖鑒太傅曰我知我知即舉酒云桓義興勸

卿酒桓出謝過檀道鸾為論之曰道子可謂易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王司徒

詢字元琳丞相導之孫領軍合之子也少以清秀輔

大司馬桓温辟為主簿從討袁真封交趾望海縣東

亭侯累遷尚書左僕丞相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

射領選進尚書令

置紆曲方此為劣晉陽秋曰蘇峻既誅大事克平之

即豐全朝士及三吳豪傑謂可遷都會稽王導獨謂

不宜遷都建業往之秣陵古者既有帝王所治之表

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謂是王者之宅今雖凋殘宜修

勞來旋定之道鎮靜羣情且百堵皆作何患不克復

乎終至康寧東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為巧江左地促

導之策也

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塲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

若不可測

桓玄詰殷荊州殷在妾房晝眠左右辭不之通桓後

言及此事殷不初不眠縱有此豈不以賢賢易色也

孔安國注論語曰言以

好色之心好賢人則善

世說新語卷之三

桓玄問羊孚何以器舉瑚璉羊氏譜曰孚字子道泰山人祖楷尚書郎父綏中書郎孚歷太學博士州別駕

謝混問羊孚何以器舉瑚璉晉安帝紀曰混字叔源陳郡人司空璉少子也

伏誅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鄭玄注曰璉曰

桓玄既篡位後御牀微陷羣臣失色侍中殷仲文進

曰續晉陽秋曰仲文字仲文陳郡人祖融太常父康

引為咨議參軍時王謐見禮而不親下執之被親而

責厚自封崇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

能載時人善之既敗先投義軍累遷當由聖德淵重厚地所以不

能載時人善之

桓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在

何處有人荅曰無省當時殊忤旨問何以知無荅曰

潘岳秋興賦敘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

岳別見其賦敘曰晉十有四年余年三十二始見二

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高閣連

雲陽景罕羅僕野人也猥廁朝列譬猶池魚籠鳥有

故以秋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于時秋至

莫能定參軍劉簡之對曰昔潘岳秋興賦叙云余兼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直淵之新集錄曰靈運陳郡陽

荅者未知姓名故詳載之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

荅者未知姓名故詳載之

世宗言卷之十一

郎靈運正說書監侍中 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遠

臨川內史以罪伏誅 何不能遺曲蓋之貌宋書曰孔淳之字彥深魯國人

嘉初散騎郎徵 謝荅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莊子

不到隱上虞山 父謂孔子曰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

而跡逾多走逾疾而影不離自以尚遲疾走不休絕

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子

簡心守真還以物與人則無異矣不脩身而求之人

事吉可

